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獨手巧 十六、小俠女初學鉤連槍

姜飛原因樓上無人，初次登門不應如此放肆，孤男寡女內室相對，無奈話已出口，收不回來。沈鴻更是面嫩拘謹，不慣與女子說笑，聽出萬芳只要姜飛一人同去，沒有喊他，本就臉紅，如何肯去。姜飛自不便明言，見萬芳手扶欄杆，微笑嫣然，回身招呼示意，等他同走，越發不好意思，心裡想去，沈鴻偏不肯走，又恐萬芳不快，正在為難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忽聽乃母這等說法，猛想起她母女均是女中英傑，我越大方越好，如何避什嫌疑，忙答：「小姪遵命！」也不再招呼沈鴻，匆匆趕上，勞康和二女俠見他走得甚慌，相對一笑，也未多說。

無雙隨對勞康道：「還有一個狗賊請老大哥快些發落，同去樓上小飲幾杯，酒菜也快來了。沈賢姪衣服還未換呢。芳兒逼著姜飛先走，不是鬧什花巧，互相商量出去淘氣惹事，便是想偷學那鉤連槍。小孩子家都有童心，這類事都不願大人知道，我們不必管她，少停問明再說，只不出去闖禍，由她去吧！沈賢姪少年老成，再好沒有。可惜芳兒童心未退，沒有姜飛那樣親密，此時年輕好友，各人緣法，我見這類事甚多，外人多事反生枝節，二妹想必也有同感。」

靈玉微笑點頭，面上立現悲憤之容。無雙知其觸動情懷，想起昔年之事，心中難過，也未再提。

章興伏臥地上始終未起，偷聽老少敵人互相說笑，無人睬他，聽出主人似有選婿之意。想起方才所見少女真是一朵鮮花，好看已極，不料會看中一個小窮鬼，偏是殺身之仇，可惜方才專想逃走，未將身旁毒弩取出，陽溝裡翻船，被這無名小狗打倒，對頭又是賊叫花席泗的徒弟。

小狗為了打傷自己，還得到一個美貌老婆，此時想必同去上樓樓抱親熱，自己卻在這裡負痛受罪，越想越恨，咬牙切齒，氣無可出。無意之中側顧田通和洪、姚二人自從為首三強敵去往那旁密談之後，坐在原處一直未動，異口同聲都是獎掖仇人如何年幼膽大，機警聰明，越發氣憤，恨到極處，想罵他們兩句。

又因敵人還未發落，也許還有一線生機。正在勉強忍耐，忽聽女主人語氣不妙，當時警覺，暗忖，自從受傷倒地，敵人雖未理睬，說話隨便，全無避忌，分明非死不可。就算放走，一身重傷，背脊骨又被打斷，稍微轉側便痛得直冒冷汗，週身亂抖。

由此出去，還有八九里才見人家，來時不合拿刀威逼那些窮人，又用刀背打傷了兩個，結下仇怨。此時成了失水蛟龍，休說嚇人，行動都難，那些上人不打落水狗已是萬幸；想他幫忙相助，投宿醫病，更是做夢。此外相隔更遠，最近是白沙溝，不算出莊一段，由黃土溝起也有二三十里。

這樣大雨泥濘，孤身上路，不等到達，痛也痛死。何況出莊路上道路崎嶇，還要上下攀援縱躍，由草樹叢穿出，休說是走，想起都心寒。就算仇人因見自己殘廢，肯放逃命，也無法走出。傷處又痛得厲害，自知生望已絕，任多老臉，不怕丟人，也是無用。

漫說逃不出去，就能逃回，非但成了殘廢，還要被江湖上人說成笑話，平日凶威已全掃地。本來這三個仇敵都是行蹤隱秘，只要逃得出去，外人多半不會知道，偏又有田通等三人在此，平日趾高氣揚，驕狂任性，目中無人，今日丟人現世全被看去，哪有不說之理！心中恨毒，頓生惡念，為首強敵厲害，不敢硬拼。

心想，我已不免一死，你們三個勢利小人平日對我恭維，見我勢窮力竭，在旁邊看我笑話，不說一句好話，實在可惡。你休狗眼看人低，反正我沒有好死，怎麼也得拉上一兩個陪客的。主意打定，又聽主人在催勞康發落，知無倖免，稍微延遲，連想拿人出氣都辦不到。

因和洪、姚二人最熟，又見小泉身邊帶有三才烈火彈的火筒，以前見過，知它用法，只要突出不意冷不防搶到手內，非但燒死一個夠本，多上兩個便是利上加利。如非天下大雨，這所樓房也必燒光。就這樣仍難免於起火。

只能熬痛，十九成功，出這惡氣，忙顫聲急呼：「姚朋友，我脊骨已斷，身受重傷，饑渴難忍，勞老英雄還要問話，請你結個死緣，將那水仙花盆拿來，賞我一口冷水可好？」

小泉年輕心直，雖黨章賊平日何等強橫，一旦失勢這樣膿包無恥，怕死貪生，關王山四凶十多年的威名被他丟盡，心中鄙視，暗地笑罵。一聽說得這等淒慘，有些不忍，以為將死的人不值計較，舉手之勞，何必做得太過。

恰巧旁邊桌上有碗冷茶，順手拿起，笑說：「那是空盆，將就吃口冷茶吧！」章賊早就強忍奇痛，蓄勢準備，一面用手撐地，裝著痛苦不堪之狀，喘吁吁顫聲說道：「姚朋友真夠江湖義氣，方才動手時只作旁觀，毫無偏袒，這時又是有求必應，我便做鬼也是感激。」

邊說邊把頭湊向前去，就小泉手內飲那冷茶。小泉方笑此賊真不要臉，手並未傷，為何不動，裝出許多可憐相，有何用處？人家照樣不肯饒你狗命，這是何苦？忽聽田通大喝：「小泉留意，此賊有詐！」

心方一動，猛覺腰間一動，那裝有三才火彈的鐵筒已被乘隙冷不防奪去，不由怒火上撞，剛大喝得一聲，猛又聽有人喝道：「你們快些避開！」

章賊火彈已經順手甩出。就這轉眼之間，章賊原是情急拼命，事前想好毒計，乘著小泉低聲喂茶，微一疏忽，右手一伸，便將火筒搶落手內，更不怠慢，隨手將機簧一按，朝外亂甩。初意這類火彈只一發出，落地爆炸，當時便是一團烈火，和老淫賊燕雙飛的硫磺彈同一門戶，差不許多。

樓廳又是木料建成，這一出手至少燒它一半，敵人必有傷亡。先還提心吊膽，恐人警覺，沒想到這樣順手，心方狂喜，惟恐小泉動手搶奪，正待反手朝他打去，小泉深知火彈厲害，見機簧已被扳開，朝外亂甩，一時情急暴怒，也不顧什危險，雖聽身後有人發話，並未停手，首先順手一茶壺照準章賊的手打去，底下抬腿又是一腳。

章賊拼死行兇，只顧得意，忘了身受重傷，火筒到手先將火彈發出，想連房子帶人先燒一個亂七八糟，再朝小泉回手打去，瞥見茶壺打到，不由奮身一縱，小泉一茶壺打空，叭啷一聲落地粉碎，那一腳卻正踢在章賊背脊骨上，恰巧挨近斷碎之處。章賊忙中用力已是奇痛攻心，哪再禁得起傷處被人踢上一腳重的，一聲慘嗥便暈死過去。

鐵筒中的火彈已有兩枚相繼發出，一彈打空，飛出門外平台之上，落地爆炸，火光一亮，便被大雨打熄。另一彈打得稍偏，眼看打中庭柱之上，非起火不可，洪景坐得最近，知道厲害，剛往一旁縱避，在章賊盜去火筒向外亂甩一眨眼的當兒，平台上忽有一條黑影由風雨中穿門飛人，口喝：「你們快些避開！」

聲到人到，第一枚火彈已飛向門外，第二枚眼看由來人身旁飛過，來人身子凌空，還未落地，條地將手一揚。田、洪二人業已看出一點來歷，同聲急呼：「此是火彈，不可用手！」聲才出口，一團黑影帶著一串火花業往門外飛去，還未落地便自爆炸，火花飛射，現得一現也被大雨打滅。

再看龍靈玉也朝章賊身前飛去，來人是個頭戴氈帽、身穿黑綢雨衣的女子，雙方恰巧同時縱到，又都相識，靈玉剛喊得一聲：「李四姊怎會來此？真個幸會！」

那黑衣女子正是女俠李玉紅，劈手先將火筒由章賊手上奪過，氣憤憤說道：「此與老淫賊燕雙飛硫磺火彈路道相同，無論何物沾上便燃燒起來，凶毒無比，稍微有點出息的人決不用它作為暗器。我如不遇席泗兄，只晚到一步，固然人不致受傷，好好一座樓廳多半被它燒燬，豈不可惜。」

「此賊又不會用，到手亂甩，裡面機簧雖被卡住，第三粒火彈發不出來。掂這分量，少說裡面還有十來個火彈，再扳機簧固要全數爆炸，聽其自去，稍微受熱震動一樣闖禍，連帶它的人也不免於重傷燒死。這樣一不小心便要害人害己的東西帶它作什？」

靈玉還未及答，勞康和女主人已走將過來，見小泉立在一旁，面有愧色，忙笑說道：「這位姚小泉老弟實是我輩中人，他帶這暗器必有原因，四姑不要誤會。」

小泉乘機挺身說道：「這三才火筒雖然凶毒，後輩到手不久，尚未用過。原因老淫賊燕雙飛硫磺火彈凶毒非常，本領又高，無法近身，他和後輩許多弟兄都有深仇，實在恨他不過，費了許多心思，尋到他的同門師弟，才將此筒用重金買下，準備到時和他一拼，從未傷過一人。好在老淫賊已遭惡報，此筒無用，就請李俠女將它毀去也好！」

李玉紅方始息怒，笑道：「你當這東西還能久帶麼？老淫賊那些同類無一好人，雖然貪得你們金銀，不顧義氣，將獨門火筒傳授你們，實則藏有私心，至多只將這一筒十二粒火彈發完便要炸裂，筒主人也必連帶受害，端的陰險已極。老狗男女還有一個師叔和兩個師弟，雖沒有這幾個老狗男女膽大妄為。」

「驕狂任性，也是淫凶狠毒，無惡不作，良家婦女受害不少。來時聽席四兄說，第五日郎公廟會上便有這老少三賊在內，正好將計就計，給他一個還敬。火筒還你，暫時不要動它，休再貼身佩帶。只略聽出內有炸音，速即丟向遠處，留神被它誤傷。到第五日火筒如其未炸，照我所說，給這三個惡人一點報應，也算廢物利用。」

「還有關王山四凶萬惡滔天，可惜大凶、四凶最厲害的兩個先由別處趕來，路過白沙溝，得知花雲豹出現，打算混水撈魚，業與賊黨會合，不知何故中途不戰而退，跟著二、三兩凶由後尋到，得知前事，先和井、費二凶一樣心思，正在埋伏，恰巧杜六兄他們往老河口去，路遇群賊，動起手來。」

「雙方正打得難解難分。老賊伍喜雖然人多，多半均非來人之敵，雖未全敗，同黨連傷了好幾個，正在憤急，無計可施，渭南雙俠也由後面趕到。老狗男女立時乘機下台，推說先和雙俠在商家堡約定，第五日郎公廟相見，如何不守信約？自不出面，卻令同黨趕來為敵，彷彿他有許多好友，均是高人，我們膽小，防他請人，故先下手口氣。渭南雙俠立將杜六兄他們勸住，約定第五日郎公廟相見，準備借此一會將這幾個極惡窮凶的賊黨一網打盡。說完雙方分手。」

「彼時靈妹你也在旁，與這兩個凶賊惡鬥，想也聽到幾句。只席四兄隱在旁邊沒有出面，見你剛走，章、史二賊暗中冒雨限來，他便掩向二賊身後，一路戲弄誘敵，引來此地，將其點倒。因前日和我相見時曾有約會，順路迎去。我今早離開商家堡往訪一友，將事辦完，想起老狗男女人多勢盛，前途還有好些危機，恐沈、姜兩小弟兄不易出險。」

「因是早走，雖然堡中還有一位好友暗中保護，畢竟老賊人多厲害，還拿不准，底下的事和渭南雙俠往尋老賊經過均不知道。覺著事尚可慮，好在事出意外，十分順手，匆匆冒著風雨趕了下來，行離土溝沒有多遠便遇席四兄，談起前事，他知杜六兄事情已了，雙方友情更厚，越發高興。」

「因那人多年未見，寄居之處相隔只數十里，欲往一見。分手時，知道這一路過去，只白沙溝住有幾十戶人家，倒有一半是賊黨的耳目，和兩家旅店，無法住人。郎公廟之會又強要我到場。主人萬家姊妹雖未見過，彼此知道，靈姊和勞大兄連沈、姜兩小兄弟也都在此。要我來此借居數日，就便帶話，請靈妹千萬不可離開，湯八弟不久必到，一則想念靈妹，急於一見。」

「二則痛恨老狗男女，非要親手報仇，他傷勢雖還未愈，但有異人同路，渭南雙俠業已繞道往迎，決可無慮。靈妹如往反易露出形跡。他那愛馬花雲豹更不可以帶去，否則八弟性情剛強，一見此馬定必騎來，就不遇見賊黨埋伏暗算，於他病體也非所宜。」

說時，段無雙和眾人早已趕過，互相含笑點頭，把話聽完，重又禮見，各道仰慕。跟著便有一短衣老僕走進，說酒菜均已齊備，天已將近黃昏，吃上幾杯正好用飯。主人便請來客登樓。萬英見二賊一死，早去喊了人來，將死屍搭去掩埋，打掃血跡，收拾乾淨。

靈玉上樓，又向玉紅打聽湯八被人暗算經過，竟是為了思念自己太甚，以前話說太滿，無法挽回，想托一人化解，不料無意之中被那人洩露蹤跡。老賊伍喜久聞湯八有一多年愛侶，雖未成婚，情分甚厚，但又不知底細，命一老賊假裝窮人，等湯八走過，編了一套鬼話，說有一蒙面女子昨日在此，為敵所傷，藏入他家，走時背人悲哭，說有一好友無故變心，對她不起，等到傷愈之後便要披髮入山等語。

那人裝成一個窮老頭，故意說得顛顛倒倒，似是而非。湯八以為凡是窮苦的人都和他交好，賊黨裝得又像，不由不信，連夜趕去，才中圈套。本就饑疲交加，哪再禁得住群賊圍攻，車輪大戰，惡鬥了一日一夜，雖仗愛馬突圍衝人將其救走，人已累成內傷，外面還有不少傷口也剛平復，聽那醫傷的異人說，至少還要三日才可用力，否則便有危險。

湯八本就恃強任性，再見心上人趕去，心情定必興奮，悲喜交集，激動真氣，已不相宜；再和以前一樣同騎趕來，與敵拼命，更是凶多吉少。所以靈玉此時萬去不得。靈玉問完前事，越發傷感，忍不住流下淚來。

姜飛正在別房向萬芳演習鉤連槍，一聽李玉紅來到，忙即趕出，拜見之後，無雙又令萬英領了勞康、沈鴻往換濕衣，眾人除龍靈玉外均有雨衣、雨褲和油綢布的帽罩，只將外面脫下，全都乾淨。

主人早請靈玉更衣，均因急於打聽湯八之事，不肯起身，直到聽完，主人又說：「方由萬芳陪去，先不肯露出本來面目，後因萬芳再三勸說，二姑姑丰神絕代，真比畫上的人還要好看得多！常年戴著一個鬼臉殼，又是人皮所制，想起都噁心。」

「湯八叔每見必說，有時並代二姑姑強行揭去，八叔日內就到，二姑姑也戴不長，何必戴在臉上氣悶？如說不見外人，今日來客多是自己人，就有三個外人，聽他們口氣人也頗好，勞大伯既肯帶他來此，決非壞人；何況他們也要同往郎公廟，八叔一來還是隱藏不住，把它去掉，讓女兒和乾娘親熱親熱多好！」

靈玉最愛萬芳，從小看大，萬芳幾次拜她乾娘，靈玉知她頑皮，喊了乾娘必喊湯八乾爹，湯八雖是自己多年心目中的丈夫，為了許多波折，雙方並未成婚，當人喊叫不好意思，始而執意不肯，說：「我愛你勝如人家親生，但是姑姑好聽，不許改口。」

萬芳知她心意，有時背人便以母女相稱，親熱已極。靈玉見她年餘之別出落得那樣美麗靈慧，越看越愛，一把抱在懷中，笑道：「我如今孤身一人飄泊天涯，將來不知有無歸宿，真要有你這樣一個好女兒我多快活呢！」

萬芳笑說：「娘想生個好女兒還不容易，娘不肯要有什么法子？」

還待往下說時，靈玉知她嘴巧刁鑽，語有深意，假怒說道：「你再亂說我不愛你了！」

萬芳慌道：「我說的是正經話，又沒說什別的，娘不要我做女兒有什么法子，娘如要我不是容易，這也怪人！」

回手便將人皮面具揭下，伏在懷中嬌笑不止。

靈玉見她改口得巧，笑罵：「小鬼頭真淘氣，你當我不曉得你那鬼心眼呢！你八叔本是我平生惟一知己之交，你們偏有那些說頭，我偌大年紀還害什差不成？方才你把姜飛引到樓上，必是強迫人家教你鉤連槍和判官筆，你可知道此是武當門下獨門心法，不能隨便傳與外人嗎？人家迫於情面，又和你真好，大膽無知，私相傳授，你萍水相逢，得了便宜喜歡，可知人家將來什麼罪過嗎？」

萬芳自和姜飛一見投緣，方才又將槍法學會，正在得意高興，越想越覺此人真好，聞言不知靈玉故意嚇她，想起師門規矩與此相同，不禁大驚失色，心慌急道：「好娘娘，好姑姑！快些想法救他一救，這人真好，女兒一時高興，他對我又極好，盡心指點，雖顧不得一同演習，手法業已記下多半，不料人家好心，反害了他，如何過意得去？」靈玉笑說：「犯規太大，無法挽回。」

萬芳想了想，半信半疑，笑說：「二姑姑嚇我，向他學槍並無一人看見，二姑姑不去告發，他師父怎會得知？如說被人看破，我將他學會之後不給外人看見，至多不使出來，我又沒有那樣兵器，分明騙我。」

靈玉故意冷笑道：「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就算無人看見，我也不會告發，姜飛既做了犯規之事，見了師父，再自己舉發，向師稟告，非但將來罪過更大，他這人便無可取，他師父也不會要他了！」

萬芳聞言，不由不信，越發著起急來，再三請問：「有何想法？姑姑和他師父俱都相識，方才來這位李姑姑聽說又是他師父的

好友，可能代為求情嗎？」

靈玉假意說道：「姜飛這人雖然年輕，聽說十分機警靈巧，怎會只顧討你歡喜，不知利害，做出這樣違背師規的事？人家對你這樣好法，看你想什方法報答？還有一件，他已犯了師規，你便從此不學，也是一樣要罰，反正人家已為你受害，樂得將他學全，乘這三數日的光陰將這武當獨門兵器學會，等湯八叔來，再請他把圖樣畫好，托人每樣再打一副，萬一你們將來同在江湖上走動，彼此都有全套，說起來豈非佳話，你看可好？」

萬芳終是少女天真，始終沒有聽出靈玉有心作成，想使二人親近，並代姜飛賣好，增厚雙方感情，聞言憂喜交集，直到靈玉答應想法，往托李玉紅，算好姜飛向師稟告自請處分之時前往求情，方始稍微放心。

跟著便聽隔房主人呼喊，一同走出，到了席散，靈玉便將李玉紅請往一旁低聲密語，萬芳暗中留意，見二女俠互相低聲說笑，後竟大笑起來，也不知是否為了姜飛托情之事。心正盼望，一會二女俠又似商量正事，相對爭執，語聲更低，不時望著姜飛，面有愁容，越發不安。

方想掩住偷聽，靈玉忽喊過去，悄說：「此事關係甚大，且喜李姑姑業已答應，一口擔承，包你沒事，但你不可對姜飛說，免他聽了膽小害怕。你如告知我們便不管了！」

萬芳聞言，大喜拜謝。李玉紅又將姜飛喊到身旁囑咐了幾句。姜飛先向沈鴻暗中商量，萬芳非要學那鉤連槍不可，迫於情面，只得傳授，雖然主人也是師父好友，到底私相傳授，師父曉得不知是否見怪，勢又不便拒絕，好生為難。

沈鴻更是謹畏，正勸姜飛去向李玉紅請示，及聽玉紅說是無妨，但要裝著此是私情，必須快學，被人知道彼此不便。

姜飛見有尊長做主自是高興，也沒細想言中之意，側顧萬芳又在暗打手勢，令其同往別房演習，二女俠也同笑說：「你二姊許是向你討教，各自去吧！」雙方本是越交越深，聞言笑諾，一同走去。

由此眾人便在萬家住下。沈鴻也和萬英一見如故，因聽姜飛奉了李玉紅之命傳授乃妹槍法，來向自己求教，心想兄妹一樣，為何不去同學，卻要自己傳授？口中應諾，暗底觀察，方始醒悟，知道諸老有代姜飛做媒之意，想起萬芳聰明美秀，本領又高，極代姜飛歡喜。

上來四小兄妹分成兩對各在一處練習。第三日早起兩住天晴，沈、姜二人想起這幾位老輩英俠難得遇到，何不就便求教？忙同請求。二女俠也極愛這幾個後起少年，同聲笑諾，四人方始合在一起，同在樓前平台之上練習。由男女四老俠從旁指點，四人仍是兩對，不曾換人。

有時為練對敵，也有合在一起混戰之時，打完一場便各分開。姜飛、萬芳感情也越來越厚，難得離開。段無雙料知事成八九，了去平日心願，甚是心喜，每日備上許多精美酒菜款待來客，連田通等三人也長了不少見識，暗中驚奇不止。

萬氏兄妹因那兩件兵器必須定制，到了第四日午後大俠湯八還不見來，知道沈、姜二人不是李玉紅再三留住，又因獨手丐席沔也要趕往郎公廟殺賊除害，想就便一見，依了沈鴻，昨日天晴業已上路。那兩件兵器製作又巧，除了湯八那圖無人能畫，心中盼望，惟恐二人事完走去，再三挽留多住兩日。

萬芳並向姜飛背人談說：「我二人情如姊弟，如其對我真好，好歹也等八叔到來，畫了圖樣，注明尺寸和製造之法再走，我便當你親兄弟一樣；否則，我手法雖然學會，沒有兵器有什用處？拼著師父打罵，我兄妹分用的如意鎖心輪也可傳授你們，這東西和鉤連槍一樣巧妙，沒有八叔畫圖，一樣打不成功。照你所說，此去拜師、練成武功之後還要和我常來常往，同往江湖之上濟困扶危，彼此多學一點本事多好！如是真心結為姊弟，便不要走。」

這幾日內姜飛對於萬芳已是百依百隨，明知沈鴻急於趕往老河口拜師，早點練成武功，好去尋找惡霸，報那殺父奪妹之仇，無奈心中愛極萬芳，不忍拒絕，只得推說獨手師父在此，婉勸沈鴻事完再走。沈鴻知他戀著萬芳，不捨離去，所說也極有理，本心巴不得成就這段良姻。

前日說走，並未堅執成見，後聽師父獨手丐在此，想在便中再見一面，行意業已打消，聞言立時應諾，並說：「我弟兄比真骨肉還親，好些事情均仗二弟相助，便是事完也不忙此一時，行止由你做主好了！」

姜飛不知沈鴻是想成全此事，因覺萬芳嬌憨，愛鬧小性，如知可以做主，定必挽留不放，自己也急於往見恩師樂游子，當時喜謝，卻未明說出來。

萬芳不知底細，見他答話含糊，以為沈鴻還是催走。姜飛對他太好，勉強留住，不能久停，人家都有正事，也不好意思過分強迫；再聽母親和兩位姑姑談論，湯八叔今夜不到便是途中有事，或是傷還未愈，多半第五日趕往郎公廟，不來此地，越發愁急。自己連畫了幾張圖樣，那些機關構造仍畫不出。正準備明朝起身以往求李玉紅，代留沈、姜二人，再磨著母親一同跟去，事完再和兄長強拉二人同回，非將圖樣畫好不放鬆身，一面加緊練習。

夜飯後，四小兄妹又去樓下練武，因要互練暗器，見地已乾透，秋月清輝，光明如晝，嫌平台上明顯，打算去往左近樹林背陰之處演習。沈鴻因知就是郎公廟回來也沒有幾日耽擱，想使這一對未來的小夫妻親近一點，臨時借故先將萬英引向一旁，四人和初見那日一樣重又分成兩起，各不相擾。